



成渝古驿道上 有群访古问今的“同道中人”

四月十三日「山海渝州」探寻小队沿着成渝古驿道路线行走，并对沿途的人文风光进行记录。

重焕新生
古驿道推动文旅融合

4月14日，璧山区青杠街道清明社区。十多名工人正在沿成渝古驿道缙云山麓的路线，铺设石板路。石板路沿线，还有几家农家乐正在加紧装修，准备在暑假前开门迎客。

“这里属于我们社区第十二、十三居民小组，以前曾叫‘关口村’。过去这里没有产业，五六百名居民中，大部分人外出务工，最少时只有二三十人留守。”社区支部书记张如彬告诉记者。现在在当地准备通过古驿道开发当地文化旅游资源，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回来创业，农家乐数量有望得到进一步增长。目前，这两个居民小组返乡或吸引的外来人口已有两百多人，预计未来人数还会更多。

“这一带位于缙云山重要的关隘——老关口下，曾是繁华的驿道所在，驿道保存较好，有很高的活化利用价值。”沈祖全告诉记者。

古驿道从高新区走马古镇出来后，向西蜿蜒上缙云山。去年6月2日，探寻小队来到这一段探寻时，发现一两米宽的石板路，到高新区与璧山交界处即结束。再往西，只有荒山野草而无路径。

这一段的探寻短视频在网上引起关注。沈祖全也与璧山联系，反馈的情况得到当地重视。去年夏天，这段古驿道所在的清明社区在璧山区、青杠街道的支持下，将古驿道从荒草中“挖掘”出来，并在损毁严重的地段铺设上新的石板——一两米多宽的缙云山麓与西麓古驿道石板路重新连接起来，方便周边居民的交通往来，成为当地的“民心路”。

“现在这段古驿道有3公里长，沿途还有三道碑、‘巴县西界’等石碑、石刻，文旅开发价值大大提升。”沈祖全说。

本月9日，璧山区青杠街道、高新区走马镇等成渝古驿道缙云山段相关镇街，共同召开协作会，准备联合编制古驿道修复与文旅开发总体规划。

探寻小队在走完成渝古驿道东大路后，正在探寻另一支线路小路。在渝中区六店子到小龙坎，他们发现了东小路路线走向，并且发现小龙坎还保存了一段当时的青石板路。探寻小队认为，若这一段路能挖掘出来，可叠合半山崖线，打造山水都市游，进一步丰富重庆文旅内涵。

对此，西南大学教授蓝勇表示，成渝古驿道东大路，是明清时期四川盆地内最重要的两大城市间稳定的直达通道。为此，在他出版的《蜀道：四川盆地历史交通地理》中，东大路被列入压轴卷。

在他看来，东大路保存较好的驿道遗存大多位于山脉上，如我市中梁山、缙云山、铁岭山（位于永川区），以及成都的龙泉山。这些山脉上的道路本体、相关遗址、关隘，都有相关部分保持较完整；与此同时，沿途我市高新区的走马、荣昌区安富老街、资阳南津驿、简阳石桥等，都有保存较好的老街，也具有一定的文旅开发价值。

对于古道，蓝勇建议要保护好：距离城市近的，可提升周边生态环境，适度建成健身步道，为市民、游客提供休闲场所；在距离城市稍远的路段，可与当地特色景观或产业结合，形成观光步道。



▲探寻小队队员们记录成渝古驿道上的石刻。（本版图片由重庆日报记者 刘力 摄）

路上第一个“同伴”。

缪旭平在沙坪坝区政府办工作，曾热衷于徒步，锻炼身体也舒缓压力。相关短视频平台不断向她推送与徒步相关的视频。

“这些视频我大多直接‘忽略’。但第一次看到宗导制作的‘翻越缙云山’，我一秒不落地看完了，当即就想加入队伍。”于是缪旭平成为了探寻小队的第二十九名成员。

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发视频，知道“山海渝州”小分队的人越来越多。

今年1月，队伍在成都东部新区的石盘铺问路时，被“粉丝”李传根认出。李传根当即加入探寻小队，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翻越龙泉山，圆了自己“走一段成渝古驿道”的梦想。

古驿道沿线遇到的人，也成为支持大家走下去的动力。在资中，探寻小队偶遇资中地方史专家宋国英、文物保护志愿者“小雷子”等“志同道合者”，获得了不少对古驿道的新认知。

目前，“山海渝州”探寻小队已有队员100余人，不少人利用节假日跟着队伍重走一段古驿道，访古问今。此次探寻古驿道沙坪坝中梁山段，有的队员是从铜梁、合川、江津等地赶来。

5公里。但在询问时，当地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土硃铺”。

“我们在胜利路办事处堂皇坝村，前后追问了十四五个人，终于问到正在地里劳动的皮滋骥大爷。”缪旭平说，这位82岁的老人也没有听说过土硃铺，但却知道新中国成立前老田坝有一段老街，两头各有一道栅子门、一棵葱茏的黄葛古树。随着老成渝公路的通车，原来的古驿道青石板被撬去修了路基、猪圈，黄葛树砍倒做了车水叶片。

皮滋骥提到的老田坝是典型铺道格局。再结合老田坝65岁村民张应昌提到，他家解放初分得的老房子是榫卯结构的“架子房”，最初作“棧房”用等特征，探寻小队确认他家原址，就是仅在方志上保留了地名的土硃铺。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问，回来查找资料，我们确认了沿线铺道名称，并将路线‘落实’到了标准地图上。”缪旭平说，尽管得来不易，但探寻小队仍将路线信息、重要地点的精准坐标定位公开发布，方便所有对成渝古驿道感兴趣的“同道中人”。

重走驿道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时近正午，阳光透过树叶间隙，在青石板上打下斑驳的光影，像被烛火重新照亮的史书一角。

宗培强顾不上休息，立刻将这一幕用摄像机拍下来。他被大家称为“宗导”，是探寻小队发起人。“宗导”本是江苏人，摄影与历史文化爱好者。2011年大学毕业后，他成为规划设计师，工作地点就在佛图关附近。闲暇时在佛图关公园徒步，他发现这里既是重庆城的重要关隘，也是成渝古驿道上的重要铺道“佛图铺”。

2020年，重庆日报推出大型系列报道“重走成渝古驿道”，对这条曾经连接重庆与成都的“交通大动脉”重要节点的今昔，进行了报道。

“这让我对这条古驿道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觉得‘不过瘾’。”宗培强笑着说，报道囿于篇幅限制只写了重要铺道与驿站，没有详述途中每个铺道的位置，这引发了他的好奇。

去年7月18日，他背着行囊，从渝中区解放碑出发，开始了“探寻之旅”，并用相机拍下视频

素材，将沿线见闻剪辑后发到多个平台上。

前5集视频里，从解放碑到沙坪坝中梁山脚下的车歇铺，宗培强孤独的身影走过繁华的街道，穿过古朴的远通门，路过开满鲜花的居民小区……每完成一次拍摄，他要来回走好几遍。

5月16日，他收到一位网友的信息，表示看了视频想一起探寻古驿道。

这位网友叫沈祖全，是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此时的他，作为第四批川渝互派挂职干部，正在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挂职，“推动成渝地区文旅市场一体化、试点打造跨省域文旅协同发展”是其挂职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成渝古驿道涉及成渝中部多个区县，是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感觉它会是一个很好的‘抓手’。”沈祖全告诉记者，要想做好这块工作，必须对成渝古驿道有深刻的了解，才能制定更科学的方针政策。

于是，他从线上走到线下，成为宗培强探寻

重新审视 保护待定级文物

“最近大足石刻研究院告诉我，旌善桥已被纳入该区‘未定级文保单位’，我们可开心啦！”缪旭平高兴地说。缪旭平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缪姐姐”，是探寻小队资料查找与探寻记录的重要作者之一。

去年7月6日，从永川东皋驿至大足邮亭的探寻途中，小队途经单石铺，发现一座三孔古石桥。

缪旭平查找资料发现，这座桥有多个名字。还有人称清代大足县令张澍，曾为其撰写过《大足县修单石铺旌善桥记》。

“张澍可不是一般人！”缪旭平惊叫道。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她，知道他是乾隆、嘉庆时的国学大师。

为何张澍如此关心此桥？经过大量方志资料查阅，她发现这座建于1818年的桥，由四川内江人唐宗舜捐款、当地人自愿拆迁迁出地块修建

而成，也是张澍在大足任职期间主持新建的唯一一座石桥。为表彰川渝人民共同的奉献，张澍决定“用旌其乐善利济之美，遂以名桥”。

发现这一史料记载后，缪旭平先后与大足区邮亭镇、区文旅委、大足石刻研究院联系。

在与大足石刻研究院联系时，该院文保工作负责人表示，旌善桥不在当地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但一听说张澍的名字，对方如数家珍。不久后，对方反馈已去现场查看，并于今年3月将旌善桥列入区未定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让我们对沿途发现‘文物’劲头更高，希望帮助更多遗址遗迹进入保护名录。”缪旭平说。

但是更多时候，探寻小队是在不停地“追问”。土硃铺是我市永川出城后，西向首个铺道。根据方志记载，其大致位置在明清时永川城以西

薅秧歌

□ 刘谦胜

薅秧，是指我国南方种植水稻的地区，人们在插秧后不久就进行的一次除草拔秧的田间劳作。薅秧是水稻栽培管理的关键，及时薅秧除草，能促使水稻秧苗的正常生长，保证秋后水稻的收成。一般情况下，一熟水稻会进行三次薅秧。薅秧的动作也极为简单机械，或用脚踩、或用手拔，可以想象，人们一边薅秧，一边拉家常，或者打情骂俏等，渐渐地，这些相互的交流就成为了简单机械劳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慢慢演变成了后来的“薅秧歌”。

薅秧歌源远流长，历史悠久。隋唐时期流行的《竹枝歌》，源于四川东部（现重庆）一带民歌，唐代诗人刘禹锡根据民歌改作新词《竹枝词》，使川东民歌广为传唱，逐渐形成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薅秧歌。随着时代的发展，薅秧歌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发展，形成各地不同的薅秧歌。

传统的水稻种植，每年农历四月“立夏”栽秧，栽后二十天左右就得赶紧薅头道秧。俗话说：“秧子薅得嫩，犹如上道粪。”杂草在田中要争抢肥料，及早除去杂草就等于给水稻秧苗上了一道肥料。每年到了“端午”节前后，有田的人

家都要忙着请短工薅秧。这时，乡村中的老少爷们儿，都出来打短工。七八个或十来个一伙，组成一拨一拨的薅秧班子，专门帮人薅秧。每拨班子都有一个头儿，这个头儿叫秧师。秧师不但有较强的社交能力，还要有能歌善唱的本事。秧师既是工头，又是唱薅秧歌的领唱。雇请薅秧的人家，特别看重秧师，生活上对秧师特别优待。譬如：中午饭桌中间那碗腊肉，最上面的一块又大又厚又肥的肉，叫“封顶肉”，就是为秧师准备的；一般人只有边盐蛋，秧师是一个整的；每人一份叶子烟，秧师那份也是最好的。这拨班子的每个人都恭敬重秧师这个头儿，吃饭推他坐席，吃烟争着为他打火点烟。

薅秧都是晴天进行。天刚麻麻亮就出早工，薅两小时左右吃早饭，吃了早饭又下田。上午十一点左右“吃茶”，这一顿多数是主人把茶食送到田坎上吃。送来的茶食很简单，一壶荆芥或薄荷水，一提篮白泡粩或者烙麦粩。下午一点左右吃中午饭，天黑才收工。除吃饭休息一会儿外，两个小时也要歌一会儿气。大家坐在田坎上喝点茶水，吃杆烟。掌握歌气时间的人就是秧师。

薅秧歌的创作是根据时间、地点、环境和对象，由秧师选取恰当的起兴句开头领唱，大伙儿合着开头的韵填进内容，随心所欲地唱起来。

五月的清晨，薄雾像一块轻纱罩在平坝上，薅秧班子出工了。这时唱的薅秧歌多以“清早起来”为起兴句：

清早起来把门开，一股凉风吹进来。这凉风好奇怪，吹得么妹好自在。清早起来雾沉沉，这凉不见那凉人。唱个山歌去过去，若还有人就回音。大伙下田薅秧了，一个个双手抓扯着秧沟里的杂草，你追我赶。这时唱的薅秧歌多以“一下田来”和“大田薅种”为起兴句：

一下田来恁多人，哪有埋头不吭声。老的不唱犹小可，少的不唱狂为人。大田薅秧种子多，扯了一窝又一窝。只是埋头扯种子，哪有心思唱山歌。太阳出来了，薄雾散尽，秧叶上的露珠儿干了，阵阵热气扑面而来，大伙脸上挂满了汗珠儿。这时薅秧歌多以“太阳出来”为起兴句：

情妹出来捡柴烧。若是情妹嫁给我，柴不捡来水不挑。太阳出来照秧沟，捡个螺蛳坎上丢。螺蛳晒得大张口，丘二晒得汗爬流。太阳出来辣焦焦，情妹出来薅海椒。情哥看见心不忍，你来歇气我来薅。每天薅秧都要歇五六回气，如果田块小，薅完一块歇一回，如果田大，薅一个多小时就要上坎来歇一会儿。这时以歇气为内容选择起兴句：

一根干把两头尖，一插插到田中间。大家兄弟发个手，薅拢田角就吃烟。薅来薅去不新鲜，打起火镰吃杆烟。老的不了解愁闷，少的吃了也新鲜。太阳当头晒，已是中午了，大家的肚子也饿了。这时多以“太阳当顶”为起兴句：

太阳当顶最难熬，老板还没把火烧。算算还在高吊起，瓶子还在生水牢。太阳当顶又当中，不见主人烧烟筒。饿死老板莫关系，

饿死长年要遭凶。红日西下，霞光满天。田里秧叶上，田坎边的豆叶上都挂起了露珠儿。这时薅秧歌多以“太阳落坡”为起兴句：

太阳落坡四山黄，提根绳索拴太阳。太阳拴在柏树上，两天没得一天长。太阳落坡坡背黑，两个兔儿在吃麦。公公喊拿枪来打，媳妇说是打不得。打了公子绝了种，打了母子丧了德。在一个地方，一旦有两拨以上班子薅秧，这一拨与另一拨就要对歌。歌声粗犷嘹亮，此起彼伏。对歌多以调侃、逗趣的内容，以回答对方的问题来选择合适的起兴句：

你不唱了我又来，两拨班子搭擂台。唱你不赢愿漂彩，把你老师搬起来。一把芝麻撒上天，肚内山歌几万千。南京唱到北京去，回来还要唱三年。你的山歌不算多，我的山歌用船拖。遇到耗子打个眼，你唱的没我漏的多。会唱山歌莫要骄，你裤儿还吊齐半中腰。

嫩竹出林高过母，箍桶还要老蔑条。薅秧歌还唱一些男女情爱的内容，多以男子倾诉对女子的爱意，夸赞女子貌美：

远看大姐貌如花，手中无线拴住她。大路田坎点红豆，慢慢牵藤去缠她。隔河望见妹穿青，心想过河水又深。丢石头试深浅，唱个山歌试妹心。远看大姐对面来，不高不矮好人才。头上打把乌云伞，脚上穿双绣花鞋。乌云伞来绣花鞋，好比仙女下凡来。薅秧歌是劳动歌的一种，有领唱、帮唱、合唱，声音嘹亮，高亢优美，音域宽广，曲调跌宕，节奏自由。一首首诙谐、风趣的薅秧歌不仅反映出劳动人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期盼美好生活的的心声，更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格局的变化，薅秧唱薅秧歌的习俗也随之而衰落。科技大发展的今天，稻田里施上除草剂，一切杂草都没有了，人们再也不用弯着腰在稻田里薅秧扯草了，那薅秧歌也再没人唱了。那古老的习俗，那嘹亮优美的薅秧歌声，终将成为人们的记忆遗产。